

李白是師國裡的英雄，半個盛唐文壇的最亮之星。作家張大春解讀李白：擁有文字之外更大的野心

“五陵少年金市東方，銀鞍白馬度春風。落花踏盡游何處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小說以李白的《少年行》作為開場，張大春在這部“李白之所以成為李白”的前傳裡，揭秘或杜撰了李白的家世和在他建立世俗名聲之前的求學生涯、游歷見聞。李白一家從西域返回中原，父親是有錢的富商，少年李白在七八歲時因息鼓殺人，到大明寺暫避，后拜道術之士趙蕤為師。

李白雖然飄然不群，卻從少年起就懷有“申管晏之談，謀帝王之術”的理想。張大春說：“李白根本不認識他的現實，他永遠是通過春秋戰國，或者諸葛亮、謝安、謝靈運這些古人，來翻譯他看到的現實。他認為自己可以在朝廷扮演一個角色，可以治國平天下，為什麼他以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？因為他把大唐帝國看得太簡單，看成一個縱橫家還能馳騁其口舌，並對君王有所號召、有所影響的時代。”

張大春認為，李白作為一位詩人，卻擁有文字之外更大的企圖和野心，這遠離了他真正的志業。在盛世和盛名之下，卻是被世俗生活所排擠的命運。“李白的偉大在於他有很不偉大的企圖而使他沒有成功。”當政治理想完全幻滅，最後成就他的天才的，依舊是他的詩歌“結合當代最低層的人留下的最自然而天真的聲音。”

《大唐李白·少年游》的信息極廣極駁雜，窮盡正史、傳奇、筆記乃至佛經、契卷等種種文本，對於醫藥知識、典章制度、社會組織、物用行止、經學教義都有精妙的闡釋。比起小說，它讀起來更像考據、詩論或者學術論文。

事實上，幾年以來，張大春一直在試圖開拓小說的定義，“找到表達的不一樣的方式，或者學習到人們聽故事不一樣的趣味。張大春說：“事實上《大唐李白》就是這個嘗試，你怎麼讀都覺得好像是非常通俗的學術論文，或者是想通俗卻不夠通俗的，但如果有這個印象，那他就是《大唐李白》第一個理想讀者。”

作者知識結構的龐雜，他的博學，讓你相信大春確實是百科全書式的寫作，他的頭腦就是我們某個文學院的圖書館。張大春已經完成了作家學者化的過程，讓人們相信作家學者化確實也可以寫出偉大的好的作品來。能把我們的國學和傳統運用到如此精熟的程度，是很了不起的。